

第八十二章 你們已經被包圍了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入冬水枯，兩岸多是修葺河堤的民工，正像螞蟻一樣艱苦地搬運著石頭與沙土，聽說上麵的銀子一直沒有全數拔下來，所以除了代工之外，其餘的民夫都顯得有些無精打彩，忙碌一天沒有銅板入袋，誰也不會下多大的力。磨洋工的民夫們，才有了多餘的時間去看一眼早已看膩的江麵，學一下那些高高在上的文士官員們。

一看之下，眾人卻吃驚不小，隻見將入江南路的大江之上，驟然間多出了許多條船，正在上好巡弋著，冬季航運不如其餘三季，很少有這麼熱鬧的時候，仿佛像是一夜之間，有誰施了什麼魔法，空降了許多條船落在了江麵上。

那些船隻或大或小，形狀各異，速度也不相同，甚至裏麵還夾著幾隻被小小改裝過的三翼船。三翼船是江南水師官用船隻，速度極快，一向不準民間使用。相同的是，這些船上站著的漢子們，腰間都是鼓囊囊的，想來都是藏著兵刃，黝黑臉頰上除了顯眼的水鏽之外，便是沉默的殺意與警惕。

能夠在兩天之內，調集了這麼多的船舶集中在這塊入江南路的水道之上，而且沒有驚動官府出來說知，能有這個能力的，隻能是威名遠揚的江南水寨，單論掌控大江的能力，就連江南著名的那幾大家族，都遠遠不如江南水寨。

江南水寨全名江南及相關水域十二連環塢（這名字可愛），專門在江南密如蛛網的水路上討生活，不論是運貨，客運還是相關產業，都要看他們的臉色，尤其是暗中進行的私鹽私茶和販馬的生意。讓他們掌握了極為強大的實力，尤其是自從夏棲飛當上了水寨大頭目之後，更是著力與官府搞好關係，甚至傳說這位夏爺可以與沙湖裏地水師提督大人稱兄道弟。

流氓加官府，誰也擋不住。所以這些年來。江南水寨雖然明麵上削減了黑道上的買賣，但開始逐漸走出了湖泊水草，正大光明地來到了民間，聲勢更勝從前。

也就是這樣一個強大的勢力。才能夠在大江之上橫行無阻，不懼物議地沿江索船。

發布命令的，就是江南水寨的大頭目夏棲飛，雖然他並不是很在意手下們地生死，但是此次忽然失蹤的關嫵媚和自己母係有些親戚關係。而且更讓他警惕的是，究竟是何方神聖，竟能這樣神不知鬼不覺地中咬了自己這麼大一塊肉！

三月的時候，內庫就要重新開門了，依照往年總不是崔家與明家地兩碟小菜。但是今年由於崔家已倒，而且天下皆知，內庫的管轄權已經由長公主殿下移到了監察院的範提司手裏，所以夏棲飛決定試一試，看看在新的時勢之中，自己能不能趁虛而入。正大光明地奪回原本就屬於自己的東西。

隻是內庫生意太大，標地銀子數量以十萬起計，三月份就算想入那個財神門去坐著喝茶，要拿出來的銀子都會嚇死人。

已垮的崔家，猶自紅火的明家都有這個實力。夏棲飛卻絕對沒有，就算他手下掌控了水道上的最大黑幫。但是手上地銀子，和明家比起來，還像是個叫花子。所以他才會急著四處搜刮銀兩，甚至暗中命令關嫵媚重新做起了河盜的生意。

他連這般小的銀錢數目都不肯放過，很顯然是已經被逼的快要發瘋了。正所謂一文錢難死英雄漢，江上混生活的英雄們要學習做生意，遇到的第一個難題，就是錢。

在此緊要關頭，夏棲飛愈發地小心，並沒有喪失理智，他在猜測著潁州岸邊發生的事情，會不會是針對著自己。

事情發生之時，他正在沙州城裏請江南水師的守備許壽山許大人飲酒，江湖傳說總有誇大，他如今能接觸的水師最高級別將領就是守備一級。這位許大人知道這件事情後，保持了沉默，任由夏棲飛去搜那條船，但依然給了水寨中人一個警告：任何事情，都必須在三月初之前搞定，搞定之後便要洗的幹幹淨淨，把身上地血腥味兒洗掉！

因為提司大人，三月份就要由澹州來江南了

江南水寨的數十條船隻在江麵上搜尋了許久，卻依然沒有找到那艘模樣明顯地大船，不免有些意外。夏棲飛聽著手下的回報，冷冷地眯起了雙眼，說道：「看來那些人沒有下來...那箱子沒那麼容易搬下船，應該還在陽州附近，你們去查了沒有？」

那名頭上裹著白布抵擋江風的漢子一愣，窘迫說道：「屬下們算著時辰，兩天的時間，船應該到了沙州附近...沒想到對方竟然死賴著不走。」

夏棲飛惱火無比，險些一腳就踹了過去，罵道：「你是豬啊！」略頓了頓，他陰沉喝道：「往上搜，活要見人，死要見屍，最不濟也要把那艘船給我拖回來！」

那漢子領命而去，沒有注意到寨主這句話顯得信心已經開始不足起來。

夏棲飛坐在桌邊，氣鼓鼓的許久不能平靜，這半年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半年，絕對不允許任何人，任何事來幹擾自己，不然籌劃已久的複仇大業就要再重新謀劃了。

一口灌掉碗中的冷茶，激的他反而有些發熱起來，眼中露出兩抹戾狠的神色，幹脆走到了中庭，等著兄弟們傳來的好消息，他解開了胸前的襟扣，露出橫肉上麵的道道疤痕，隻是這些疤痕有些奇怪，齊齊整整的並排著，不象是江湖廝殺中落的

刀傷斧痕，反而像是被人捆住後狠狠鞭打一般。

...

中午的時候，一艘大船緩緩駛離了陽州繁華熱鬧的碼頭，向下遊行去。

同一時間，數十條江南水寨的船氣勢洶洶地逆流而上，冒著夜行的危險。尋找著敵人地蹤跡。

上天沒有故意安排捉迷藏的時間，在太陽還沒有沉下山去之前，雙方終於在大江這一段裏最平緩的鏡泊彎一帶遇上了。

數十條船隻迅疾而上，水匪們天生的操舟能力在此時得到了最有效地發揮，不過幾個變陣。便將那艘大船圍在了江心。

江南水寨的船小心翼翼地將京都來船圍在正中，為首那艘三翼飛船向大船處靠了過去，大船此時已經停了下來，似乎是放棄了抵抗。

三翼飛船上地水寨頭領朝著大船上喊道：「船上的人聽著。你們已經被包圍了，馬上放下你們手中的武器，接受檢查。」（請原諒我的懶惰）

大船上麵依然是一片沉默。

水寨頭領麵色微凜，比劃了一個手勢，同時間內一共六艘船靠了過來。伸出長長地繡竿，有些困難地勾住了大船的舷板，取出了身上的短刀，準備強行登船。

便在此時，大船忽然動了起來！

這一動便是全力加速。以令這些水匪們瞠目結舌的速度，向著包圍線的外麵衝了過去，剎那間，大船巨大地帶動力量，將剛剛搭在船舷上的繡質長鉤全部撕碎，十幾個正在向上攀爬的水匪慘兮兮地墮入水中。激起浪花無數，江麵上一片混亂！

而正麵堵著的那艘水寨大船，就這般毫無花俏地與京都來船撞上了然後毫無花俏地一轉頭，一折腰，嫋嫋婷婷地就滑了開去。

當然。這個美妙的動作，伴隨著甲板破裂。水手驚呼地難聽伴奏。

...

尾部留下一道白色的水浪，京都來船疾速地向著下遊駛去，隻在這片鏡泊一般的江麵上，留下了無數木屑與在水麵上沉浮著的水匪們。

水寨首領抓住船隻邊緣，在大浪之中穩定住自己的身形，瞠目結舌看著那條大船的船尾，心裏震驚異常，這艘船...也太結實了吧！而且由完全靜止到這麼快地速度，這操船的水手是怎麼做到的？怎麼比自己的水準似乎還要高

些！

京都來船上的水手，全部是當年被撤泉州水師地校官們，常年研習的便是水戰之術，操控大舟水戰地水準，自然要比這些江南水寨玩螞蟻吃象的船工們要強許多。

隻是江麵行舟，因為害怕水下礁石，不敢妄直橫行，所以京都來船上麵沒有掛滿帆，和那些水師用的三翼飛船比起來，在速度上並不占什麼優勢。京都來船隻衝了一道防線，便馬上被隨之而來的十餘艘飛船跟住了。

此時江麵半江瑟瑟半江紅，京都來船在先，江南水寨群舟在後，疾速向下流衝去，在水麵上劃出無數道淡色的傷痕，撓得黃色江水好生不安，成了個百舸競流的美妙畫麵。

「用甩鉤！」

眼見著那艘京都來船氣勢洶洶，而且船身也不知道是用什麼做的，竟然如此結實，江南水寨的頭目大聲喊叫著，同時比了幾個手勢，雖然江風極大，一轉眼便將他的話語吹到了天邊去，但看著他的手勢，圍住大船的那些水賊們很有默契地取出了一堆繩索，往大船上拋去。

十幾條繩索破空而去，畫了道漂亮的弧線準確地落在了大船甲板上，水匪們的手法極其嫻熟，果然是做慣了這等熟練工種。眾人接著將手一緊，繩頭帶著的掛鉤便牢牢掛住了船板，此時雙方速度相近，繩索又不是竹子這種硬貨，眾水匪不再擔心什麼，手腳利落地沿著繩子便開始往大船上爬。

...

又是爬到一半，可憐的一半時，大船邊舷之上打開十幾個隔板窗口，每個窗口裏都伸出了一枝長鉤或是長斧，惡狠狠地向繩上那些人砍了下去隻聽著刀風陣陣，慘呼連連，血花隨江風四散，殘肢共濁浪而下，一個照麵間，水匪們死傷慘重！

還有些人僥幸落入江中。但那些繩鉤卻被砍斷了，然後京都來船的那些窗口之中，伸出十幾枝搭弓待發的箭頭，冷漠地瞄準著四周的船隻，雖未發射。卻是震懾之意十足，似乎在說，誰要是再敢靠近，格殺勿論！

後方的水寨首領看的雙眼欲裂。暴露異常，卻又心生寒意他長年混跡於江河之上，不知道經歷了多少次剿匪，當然知道長弓、矛、斧各四...乃是朝廷水師地標準配製！

「難道有什麼陰謀？」

...

船隻放帆而下，速度奇快。馬上就出了鏡泊灣，來到了沙洲水域之中。

水賊首領狠狠看著仍被圍困著的大船，知道雖然對方出乎意料的準備充分和強大，但是大象也怕螞蟻，隻要仍然在江麵上行走。自己這些長年江邊長大的人，總會有辦法讓對方沉到江底下，自己所需要的，隻是時間罷了。

似乎是在回應他地要求，前方的江麵上陡然出現了四艘大船，橫排在江麵之中。恰好堵住了下行的河道，這四艘大船共有三層，極為高大，落在江中的陰影都被拉地老長，看上去十分威猛。

水寨首領眯眼望去

，發現是最近幾年常與自己這些人暗中配合的水師樓船，不由大喜過望。呼喊道：「有兄弟幫手，大家不要著急！」

京都來船依然沉默而堅定地向著下遊衝去，似乎那四艘沙湖水師的兵船並不存在一般，又像是要去自盡般悲壯。

...

看著夕陽下的那一幕，江南水寨首領頓時傻了，一屁股坐到了地上。

在眼看著京都來船便要前後夾擊而死，陷入重圍之中時，下遊沙湖水師四艘兵船，竟是商量好了一般同時偏舵，給那般京都來船讓開了一條道路，讓那艘船悠哉遊哉地順水而下！

這是怎麼回事！

水寨首領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腦海中殘留地理智卻告訴自己，自己一幹人追了很久的那艘船...和這四艘水師巨

船...真的很像。

沒有給他多想的時間，四艘水師船隻已經像四頭巨獸一般橫在了江南水寨眾船麵前，壓迫感十足。

站在水師船頭的那位官員，江南水寨頭領也認識。正是夏寨主地知交，沙湖水師守備大人許壽山大人！

許壽山冷漠地站在船頭，隻是身上的衣服似乎是很匆忙間穿好的，帶子都沒有扣好，看上去有些滑稽。他望著下方的那個「老熟人」，眉頭微皺，用眼神向對方示意最好趕緊投降，也顧不得對方究竟看懂沒有，便用官威十足的聲音說道：

「船上的人聽著，你們已經被包圍了，馬上放下手中地武器，接受檢查。」

沙州州城就在沙湖入江處，水勢相衝，萬年以降，積下沃土無數，加之百姓們的辛勤耕種，一直是大江邊上著名的產糧地之一，而隨著十幾年前泉州水師撤編，沙湖水師在接受部分人手之後，成為慶國最大的水師基地，成千上萬地水師官兵日常生活都依靠這座扼住江南咽喉的州城。

渾身汗味水腥味地水師官兵們，在為沙州人民帶來無盡煩惱，沙州姑娘們帶來無窮威險，沙州官員帶來無數問題的同時，也為沙州城帶來了無數的銀子與商機，朝廷年年拔給那些光棍漢子們的俸祿，隻怕有九成是用在了沙州中的妓院賭坊與酒樓中，所以沙州的娛樂業，準確來說是第三產業相當發達，各式酒樓林立，西邊滿樓紅袖招，東邊由晨至昏骰子不停搖...好不熱鬧。

這日，打從沙州最出名的客棧裏走出幾個人，這一行人的搭配有些怪異，一位年青公子哥，一位姑娘家，一個書生，一位小孩，身後跟著幾個麵色肅然的護衛。一行人直接雇了輛大車，直接駛到了南城。

這行人自然就是範閑、思思、三皇子、史闡立和那些看似普通的虎衛們，他們在陽州停了一夜，商議定了接下來的行程，由當地四處的人去調了沙湖水師，至於用的什麼手續就不得而知。但想來軍方無論如何也要將監察院的大人們保護好，範閑看模樣，竟似不準備再掩藏身份，令此時仍然仍留在船上地蘇文茂好生不解。

讓大船在大江上和那些水匪們周旋，範閑卻帶著身邊的人提前在陽州夜裏下了船。坐著馬車，舒舒服服地順著官道來到了沙州城，做的隱秘，竟是沒有被人注意到。

沙州南城的氣氛有些緊張。這處三教九流混雜，大家都知道道上的霸主江南水寨地夏寨主正在做一件事情，具體的細節不了解，但從那個小院子裏不停進出的水寨統領們就知道，這件事情有些麻煩。

那個小院子看似不起眼。但大家都知道，那裏是江南水寨七十二連塢在沙州的分舵。

所以當範閑乘坐地馬車來到小院外數十丈處時，早有人注意到了，尤其是水寨撒在街裏的眼線，更是盯的死死的。似乎是想判斷出這行人的來意，卻沒有人注意到，在昏暗地暮色之中，那些看似尋常的六處刺客們，已經占據了這條街上最有利的幾個地點。

隨著馬車離那處分舵越來越近，漸漸有些人靠了過來。有意無意地瞄著馬車，氣氛有些緊張。馬車中人卻似乎沒有察覺到什麼，直駛到了院門口才停住，一位書生掀簾而下，走上石階。麵色鎮靜地向門口的打手拱手說了幾句什麼。

不一會兒功夫，打分舵裏走出了一位倒吊眉。黃豆眼的師爺模樣地人，麵帶警戒之色看著他，眯眼問道：「你們是什麼人？為什麼要見夏爺？」

書生是史闡立，他哪裏在所謂江湖裏淌過水，看著那師爺陰狠的表情，再看四周圍上來的那些打手，明顯對方身上都帶著凶器，書生心裏著實有些慌張，不由暗中腹誹門師大人讓自己做這種事情太不人道，卻依然強抑緊張說道：「我等來自京都，麵見夏寨主，有要事商談。」

分舵的師爺鄙夷地看了他兩眼，對對方的做態(手打來源***書城)相當不滿，斜乜著眼瞞著馬車，說道：「是你，還是車裏的人？如果是車裏地人，為何到了門前還不下車，如此鬼鬼樂樂，豈上做客的道理。」

...

馬車中的三人卻沒有聽外麵的說什麼，範閑將史闡立扔了出去，也是存著鍛煉一下書生同學心神的念頭，此時正顧著與老三說話，他溫和說道：「殿下，由陽州至沙州，這一路上所見民生，與京都大不相同，還請殿下牢記於心。」

連夜行路，一路上範閑刻意讓三皇子接觸一下沿途尋常百姓，讓他看到最真切地民間生活，不論是道旁負薪老漢，還是鋪中賣涼茶的二娘，都會專門停留，說上幾句閒話。

所謂皇子教育，範閑沒有什麼經驗，也沒有什麼方法，隻好摸著石頭過河，試試看這種法子究竟能不能好使。

對於範閑地這種安排，史闡立似乎嗅到了某種味道，不免有些為門師擔心。三皇子卻是平靜地接受著，以遠超年齡的成熟保持著沉默，而沒有胡亂說話。

「民生多艱苦。」三皇子恭恭敬敬回答道：「我大慶朝雖賦稅不重，但百姓生活依然不易，但看這沿途百姓，麵上多有安樂之意，由此可知，百姓們的要求實在不高。朝政之要害，便在於首先要滿足百姓們最基本的衣食要求。」

範閑純粹屬於盲人指路，哪裏知道如何治理天下，不置可否地點點頭，說道：「百姓很容易安撫，而一應宮廷所需，朝官俸祿，都是自民間索來，殿下日後助太子殿下治理天下，便要注意索取應有度，隻要不超界限，便無大礙。」

三皇子看了範閑兩眼，忽然天真笑道：「老師，陽州民風遠比沙州彪悍，那處的人們麵上都有怨戾之意，想來便是朝廷索取過甚了。」

在船上，這位年幼的三皇子便極為親近地要求叫範閑老師，而不再是司業大人，刻意地想拉近與範閑的關係，範閑阻了幾次，沒有成效。便由著他去，此時聽著這句話，卻下意識裏想到被自己陰死的陽州知州，便不想再繼續這個話題，轉而問道：「對於...江南水寨。殿下有何看法？」

「老師說過，俠以武犯禁，更何況所謂水寨，不過是一群水上的黑道。船中的流氓，謀財害命，以暴邀財，並無老師所說地俠風。」三皇子清雅的麵容上閃過一絲狠意，「依學生看來。便應調動大軍，將其一網打盡，首惡者盡數斬首，從惡者流放北疆。」

範閑一愣，說道：「先前說過。民風由地勢環境和生存環境造成，一味清剿，便如同野火過盡，也許一時間能將野草清空，但是如果不從民生出發，百姓活不下去。依然會墮入匪道，便有如春風之後，野草，如此循環，何時是個盡頭？」

三皇子想了想後。搖頭說道：「老師這話不對，朝廷對這等亂民。當然要用重典，您也說過，江南水寨一定與沙湖水師有瓜葛，才能生存至今，如果任由這些亂民暗毀朝綱，將來如何收拾？」

他接著冷狠說道：「安撫民生，讓百姓過的好，自然是讓天下無賊的必備之事，隻是對於那些敢冒出頭來的賊人，卻是不能手軟，該殺地就一定要殺！」

範閑似笑非笑望著三皇子，發現這個小孩子果然比自己更幹脆利落的多，隻是掩飾功夫還是比自己差的太遠，當著自己的麵勇於提反對意見，想來是要表現自己地開誠布公，提議用剿之一字對付江南水寨，是想在自己麵前表現出決斷而不掩飾的一麵，讓自己感受到他的真誠自己江南行想刻意地薰陶改變老三，老三何嘗不是想影響到自己小家夥雖然做的不夠圓潤，但小小年紀便能有此心機，實在是很厲害了。

「那殿下為什麼不反對...臣今日來這江南水寨分舵？」

「老師自有妙算，非學生所能妄自猜測。」三皇子恢復了平靜，嘻嘻一笑。

範閑挑挑眉頭，知道老三雖不知道細節，但應該能猜到自己的大概方向，自嘲地笑了笑，心想自己果然是個有些虛偽地家夥。此時馬車外的對話也進行到了一半，不知道史闡立說了幾句什麼，那位師爺的麵色終於變得慌張起來，圍住馬車的那些打手們也靠的更近了一些。

車簾一掀，範閑當頭走了下來，環顧四周暮色之中地景致，似乎並不怎麼在意那些逼上來的水匪們。

然後他回身將三皇子與思思牽了下來。

三皇子站在他的身邊，將齊了他的腋下，煞有興致地看著四周的打手們，輕聲問道：「老師，這就是所謂江湖人士？」

範閑應道：「應該就算是了。」

三皇子有些興奮，卻沒有什麼懼意，他畢竟是位皇子，哪裏知道江湖中的險惡，而跟在範提司地身邊，更是從來不會考慮自己的安全問題，自從懸空廟之事後，老三就認準了，有範提司在，沒有誰能夠害到自己，更何況如今全天下人都知道了範閑的身世...天子家本無情，三皇子卻以為範閑是特例的那個。

範閑側臉看了他一眼，好奇輕聲問道：「少爺，怎麼一點都不擔心？」

三皇子嘻嘻一笑，說道：「有老師在，怕什麼？」

在所有人的心中，範閑依然是那位能夠與北齊海棠相提並論地武道奇才，卻沒有人知道他的真實情況。隻是不明白，為什麼範閑也敢如此深入虎穴，不顧自身安危。

二人地對話，落在江南水寨眾人的耳中，似乎說明了對方的身份，那個小孩兒大概是某位大族的公子哥，而範閑這個漂亮書生，就是位西席，隻是年紀似乎過於年輕了些。

「少爺，咱們進去吧。」

不理會身周眾人警惕與緊張的目光，範閑好整以暇，一手牽幼童，一手牽女子，便往院門走去。

史闌立低著頭，十分汗顏地跟了

上去，這次考試算是砸了鍋，門師讓他不要暴露身份，卻要正大光明地進門，書生實在是沒有辦法。

師爺的麵色變幻不停。看對方的人員搭配，猜到了對方便是寨主苦苦尋覓的敵人，但是...對方怎麼敢找上門來？對方什麼時候下了那艘船！

此時，江南水寨手下無數兄弟，正在江麵之上辛苦追尋著範閑眾人的蹤跡。正在與那艘大船進行著殊死的搏鬥，誰能想到他們搜尋地敵人，竟然如此大咧咧地來到了沙州，就這樣囂張地來到分舵門前。直接闖了進去！

「拿下他們！」師爺麵色青一陣白一陣，似乎是從來沒有見過這等囂張的敵人，內心深處也有些慌張，但凡牛氣烘烘者，除了弱智之外。總是有所憑恃才是，但是夏爺此時正在院內，如果自己應對慢了，隻怕會出大問題。

隨著這聲喊，那些打手們抽出短刀。發一聲吼，向著範閑眾人殺了過來！

...

範閑覺得右手微微一緊，轉頭望去，隻見三皇子臉上依然保持著天真的微笑，但手心先前卻下意識握了下，想來在偽裝之外。還是有些害怕。

「信心。」在此關頭，範閑依然不忘解說：「天家中人，一定要擁有壓倒一切的信心。」

當當當當，便像是那首歌荒誕的響起，江南水寨沙州分舵地兄弟們也看到了十分荒誕的一幅場景。隻見小院門口無數把短刀飛了起來，就像是在下雨一般。神秘莫測的脫離了自己手掌的控製。

緊接著便是無數聲悶哼，但凡擋住範閑去路地打手，都被震飛了出去！

...

高達領著六名虎衛像陣風似地飄到了範閑四人身周，沉默著抽出身後負著的長刀，生生震飛了那些打手，氣勢衝天而起，真可謂是擋者辟易！

範閑依然滿臉平靜地牽著二人，往小院裏走，在慘呼與刀光的陪伴下，腳步十分穩定。

「雖千萬人，吾往矣。」他對身邊的三皇子解釋道：「朝廷不需要與江湖人打交道，我們隻需要安排他們做事，所以在見麵之初，不要談什麼。」

三皇子點了點頭，雙眼亂瞄著身邊的廝鬥，心想這種感覺還真地是很爽，心裏很興奮，小手掌心開始出汗，微濕。

「為什麼這些...江湖人的功夫如此不堪一擊？」三皇子對眼前的事實有些疑惑。

此時江南水寨眾人有的已經躺在地上，半天爬不起來，而還能夠站著的人，望著範閑一行人地目光已經變得十分畏懼，尤其是看著那些沉默的長刀手，更是震驚無比。滿身流冷汗的師爺，雙眼死死地盯著那些穩定握著刀柄的手，在心中嚎叫道，江湖上什麼時候忽然多了這麼多七八品的高手！居然還是給人當護衛！

...

此時眾人已經走到了正廳石階之下，範閑停住腳步，笑著對三皇子說道：「習武是為了什麼？和讀書一般，都是為了權、利、名三字。江湖能夠給予武者的，廟堂上能給予地更多，所以真正出名的讀書人都在朝中做官，真正厲害

的高手，也都在為朝廷出力。少爺千萬不要被那些話本給騙了，江湖是個窮地方，收保護費這種沒前途的工作，哪裏能夠吸引真正的高手...」

正廳地堂前，江南水寨的寨主夏棲飛終於站了出來，他冷冷看著漸行漸近地這行人，開口說道：「都退下去吧，別丟人現眼了，我來會會這些京都來的尊客。」

他此時麵色鎮靜，其實內心深處也是震驚無比，早猜到對方便是那艘京都來船上的人，怎麼會料到對方不避自己，反而如此強橫地找上門來！

不待他伸手相請，範閑一行人就像回家一般，很自然地進了中堂。

範閑將三皇子請到主位上坐下，然後自己大刀金馬地坐在了旁邊，思思與史闡立安靜地站在他的身後，七名虎衛手按刀柄，分布在中堂的四周。

夏棲飛見對方如此做派，氣的險些怒火衝心，這裏到底還是不是自己的地盤！他強壓心頭怒氣，對範閑一拱手道：「棲飛見過大人...隻是江湖草莽之中自有豪傑，大人先前話語未免過分了些。」

此時他要是還看不出來範閑是京都來的強力人物，那他就真的是白癡了，所以他才必須壓抑下自己的怒火，在慶國國境之內，朝廷是鐵板一般牢不可破的恐怖存在，任何妄圖與官方對抗的勢力，最後便隻有落個飛灰煙滅的悲慘下場。

「夏棲飛？」範閑看著麵前這個麵色陰狠的人物，確認了對方的身份，溫和笑著說道：「本官暫時不希望有人知道本官到你府上做客，先前有很多人看見了，你去處理一下，有些難度，算是本官對夏寨主的第一次考較。」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